

《金史》—— 元修三史中最善之作

□ 马婧

《金史》是元朝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奉敕修纂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记述了从女真族兴起建立金朝到灭亡的百余年历史。

在元朝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历来被认为是修撰得最好的一部：“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四库全书总目·金史提要》）“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评价如此之高，主要是看重它叙事有法、资料信实。《金史》之纂修，在当时的修史传统下，确有过人之处。首先是解决了关于“正统”的争论。非正统政权之史事，只能作为“载记”或“世家”，附属于正统政权之史下。例如元朝未修《西夏史》即因当时未将西夏列入正统王朝。此前80余年，元朝史官始终为此争论，脱脱提出宋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金史》与《宋史》《辽史》才得以各自成书，今天来看，也是顺应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潮流的需要。

其次，此前汉唐修史惯例是以实位帝王入本纪，《金史》为记载立国之前被迫封为帝的先祖事迹，立“世纪”，反映了女真族建国前历史面貌；为记载金立国后被尊奉帝号的皇帝之父，立“世纪补”，容纳景宣皇帝、睿宗、显宗等，层次清晰。

再次，在前代修史立表传统上，新立“交聘表”，又附《金国语解》。当时金朝南、西北、东南分别为宋、夏、高丽，宋夏与金交聘，高丽向金称臣，使臣往来频繁，相互贺正且、贺皇帝生辰、告登位、告哀、吊慰等，有定职也有临时派遣，种类繁多。《交聘表》列时间、宋、夏、高丽四栏，对时间、任务一一记载，是当时四国关系之晴雨表。《金国语解》以汉字注音的形式，保留女真语的基本词汇，有助了解金代女真社会生活。

而且，《金史》资料信实。金代立国不久就设立史馆，前后纂修10部实录，成为《金史》成书的依据。部分金遗民如元好问、刘祁、王鹗等着力蒐辑史事汇集成书，加之印刷术的发展，都为修史积累资料提供了便利。

《金史》全书总计135卷，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1卷，另附《金国语解》1卷，在短短两年内即完成，是金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的集中反映。

《金史》面世后，与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官方正史系列，历代刻印不绝。流传至今者，有元至正本、明洪武本、明嘉靖南监本、明万历北监本、清乾隆殿本、清

吸收，以及本校、他校、标点等情况，乃至对《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职官等各种异称的使用情况总结和处理办法，这实际上是对1964年以前工作的总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重启，傅乐焕的山东同乡兼北大同学张政烺，与启功、白寿彝等先生一样，被借调至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大灰楼集中工作。在这里，他与崔文印先生日日相对，点校《金史》。张先生在古文字尤其是金甲文研究、版本目录学、历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造诣颇深，曾在1962年前后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却一天也没到岗，仍在中科院历史所从事科研工作。

生参与的修订组，他们在宋辽金各专题史领域各有所长，是一个人员结构较为合理的科研团队。

此时距离点校本全部问世，已近30年，有关二十四史的不多公私藏本陆续公开，出土文献和实物时有发现，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古籍整理规范日渐严密，故有修订之必要。修订工程要求在点校本基础上，全面复核有关版本，改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为底本式校勘，并吸收学界新成果。为此，中华书局制定了工作的总基本原则——程序保证质量，贯彻在底本选择、版本校勘、长编撰写、成果吸收、外审、编校各个方面。

底本选择和版本校勘方面，《金史》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曾参校本北监本、殿本，为便于普通读者阅读，对异文实际采用了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方式。修订本仍以百衲本为底本，详细记载各本差异，在点校本基础上，又参校了南监本、江苏书局本以及永乐大典抄本，在版本使用上有很大提升。

为汇集各种校勘考订成果并有序排列利用，交稿前采用长编制汇总表，逐句列原书卷、页、文字、校勘点、前人成果、异文，并做出出校、改字与否的判断。修订稿交稿后，书局延请组外专家进行外审，并经过书局校对“校点校本”“校底本”的至少两轮校对，发现的异文再经编辑组、修订组确认。《金史》全部卷次进行了全覆盖外审，在数个校次的基础上，修订组、编辑组进行反复打磨确认，从2009年5月点校本《金史》修订方案评审通过，至2020年2月修订本正式出版，已经历10年时光。点校本原有2017条校记，本次修订删除120余条，修正不准确者数十条，新出校记近900条，并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修订，纠正标点失误200多处。修订本还全面梳理、利用了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发表的诸多校读札记，体现了当代《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系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办副主任）

同光间江苏书局本、民国百衲本。然而这些都是刻本，无标点、分段，间有文字差讹。

今人阅读呼唤更契合时代需要的通行整理本。

上世纪50年代，由郑振铎先生首倡，经毛泽东主席大力支持、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中华书局组织全国十余家单位200多位专家，齐心协力开始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至1978年5月中全部出版，历时20年。

其中《金史》的点校出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央民族大学翁独健先生牵头组织辽金元三史之整理，《金史》点校具体工作由中央民族大学傅乐焕先生承担。1964年，傅先生曾向书局提交材料，详细说明了《金史》底本选择、前人成果

崔文印先生回忆说，张先生把他们的工作称为“贴胡子”和“拔胡子”。按当时工作惯例，崔先生把点校稿中有关标点校勘的疑问、所查资料、前人探讨，写在浮签纸条也就是“胡子”上，一本“胡子”经张先生以及二审、三审批准，不能最后写入校记（又称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需拔除。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点校本《金史》终于在1975年7月正式出版。

2007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全面启动。傅先生、张先生早已故去，修订工程聘请了吉林大学辽金史专家程妮娜先生担任《金史》修订本的主持人。程先生长期研究辽金史，尤其擅长辽金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她主持下，建立了10位先

了，没有几个农村人舍得花两三元钱去买一本书，因为他们做一天工只能挣两三毛钱。

为了看书，我到处打听。知道哪家有书，我就死缠烂打，非把书借到手不可。有一回，为了借《三国演义》，我在那户人家软磨硬泡了一个上午，一无所获，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帮他们干了整整一下午活儿，人家磨不开面儿，才把书借给我。不过他们提出，不能损坏书，不然，要赔新的。也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主儿。

书总算借到了，但不能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不让我看书，怕耽误我干活，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为了借书，还帮别人家干了一下午活，那肯定会挨揍。

白天随父母到地里干活，是没有工夫看书的，只有在晚上偷偷摸摸看，还不能明目张胆地点灯。母亲常说，煤油六毛钱1斤，要省着点儿用。我早有准备。离我们学校不远处，有一家供销社，那里的工作人员常把垃圾扔到上学必经之路的旁边。每天放学，我都在垃圾堆里翻腾——希望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前段运气不错，我捡到了还可以使用的电池。

晚上，等到父母睡下了，我悄悄拿出父亲不常用的空手电筒，把电池放进去，再钻进被窝里，开开心心地看起来。那点昏黄的光，在我的心里就是一颗太阳，照亮整个少年时代。

我盯着书，细细地品味，有时欢快地偷笑，有时紧蹙眉头，还有时默默落泪，书里那跌宕起伏的情节，那字字珠玑的语言，愉悦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早已与书融为一体。读到深夜，把书和手电筒藏好，我才美美地闭上眼。书里面的精彩世界，时常会闯进梦乡。

人到中年，每当忆起儿时读书的情景，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本书生动描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强调中国几十年来所坚持的和平共处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两位作者驳斥了‘中国试图挑战或取代现有国际机制’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本质上是和平的……这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今年3月，伊朗青年学者贝赫扎德·阿卜杜拉波夫在皇家亚洲事务学会(RSAA)内刊《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上发表书评，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当代中国这个有着独特发展模式国家的研究者和汉学家来说，是一部相当有吸引力的著作”。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理解中国”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宇燕、副研究员冯维江共同撰写，是一本面向海内外读

如今，网络直播已成为营销推广、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

前不久，知识付费产品代表性人物罗振宇，在抖音与得到App同时进行线上直播，带领用户在3小时内快速“刷”完148本新书，并建议观众尝试一年内读完这些叠起来有两米高的图书，让一些不知如何取舍的受众寻找到一种“高效”的选书方式。有数据显示，3小时里，抖音平台上的峰值在线人数达到1.85万人，图书商品销售总额共计19.57万元。

这种类型的直播“刷书”引发了



·读者之声·

渴望书里的世界

□ 熊建军



记得小学三年级学巴金的《鸟的天堂》，当读到“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时，一种莫名的美，像一道闪电划过我幼小的心灵。平生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太神奇了！书里面的世界成了我的渴望。

从此我喜欢上了读书。可我们家除了我的课本就没别的书了。那个年代，农村人家里有书的很少，借书是件困难的事，更不要说买书

1月18日，国家卫健委紧急通知钟南山，务必于当日赶往武汉，对突发的疫情进行彻底的研判。

此时，全国人民正沉浸在一年一度喜迎新春的欢乐气氛中，忙于走亲访友，出行聚会。

84岁高龄的钟南山没有丝毫犹豫，义无反顾地踏上高铁，逆行武汉。他凭借数十年呼吸病研究的渊博学识、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发现了潜在的

危险。暂时关闭离汉通道、戴口罩、家家闭户、居民区设防、扩建医院、隔离疑似病例……疫情防控迅速成为关联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

2003年，钟南山首先揭开非典型肺炎病原体真相。这次，他又敲响了警钟。

在他眼里，人民的安危，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当新冠肺炎疫情如山的重量，再次压在钟南山的肩上，84岁的他不再步履如风，但却沉着稳健。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钟南山火线领誓，誓言铮铮。我看见，钟南山院士胸前佩戴的党徽上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对于一向务实、讲真话的他，这五个字是庄严神圣的承诺，重如一座大山，长如一条大河。

他一番番挺身而出，一回又一回落落慈怜的眼泪，皆因病人的生命重于泰山，正如他坦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病人的那一条命。”对于他，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血液灵魂，是如此的水到渠成。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重建中国人对“白衣天使”的敬重，照见医患之间亲如家人的血肉关系；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将“为人民服务”写满中国大地。中国人民上下一致，对疫情全民皆兵的快速反应，与钟南山“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的中国经验，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国话语。

钟南山说：“我不会有退休一说的，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科学研究的生活是什么状态。”他坦言，“我从未想过休息，从未想过去哪里玩。真正地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这才是真正让我开心的事”。他鼓励自己的团队：“就这样默默地工作，拯救人的生命，也许我们得不到什么回报，但是这样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信念，是我一直以来最为崇敬的。”他说，“对患者要做到全心全意”。



一枚党徽的光芒

□ 叶依

他求真务实，从来不会报喜不报忧，赢得党和政府高度评价。他这样一位“普通医生”的个人公信力，全凭他这样一位发誓“奋斗终生”的人近乎本能的自觉。

我写《你好，钟南山》一书，只为一页页，将史实背后的故事，逐一展开。

距离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越来越近，我不禁深深思考：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到底该是怎样的？

再次阅读钟南山坎坷多舛的人生传奇，我又一次感慨——为何太阳照常升起，因为坚定的信念来自心底；为何人生要奋发有为，因为人的意志坚不可摧！

海外关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 张冰洁

者介绍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著作。中文版于2017年2月正式出版，截至目前已发行2万余册。

该书提出，从历史看，中国文化中“重和”是主流的和对整体的，“尚争”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从理论看，建立保护产权和保障契约的“扩大与强化市场型政府”，是促进创新和实现“得自贸易收益”的重要条件。从现实看，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几千年的人治向法治、从有限开放向全面开放转变的历史时期，肩负着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历史重任，以发展促和平，以和平促发展，方能顺利实现这种过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贺力平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从一个较高角度来解析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作用。这部著作利用一些新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合作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好书”评选活动中，该书荣获“中国好书”奖。



中文版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签约了英文版、西文版、日文版、阿文版和繁体字版等，外文版在海外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英文版与全球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入选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于2019年正式在海外出版发行，至今已近千次。

阅读缘何变“刷书”？

□ 袁跃兴

争议。有人认为，直播刷书，是知识付费与线上直播带货卖书相结合的新事物，“有一定的合理性”。直播不仅是对书的内容介绍，还加入了主播个人的见解，相比经过沉淀、思考和探讨的传统知识传播，直播类似一种短平快的知识传播方式，敏锐把握受众心理，让读者更容易在知识海洋中找到所需要的点。

有网友说，李佳琦一场直播试了380次口红，因为口红用一秒钟就可以看见颜色。两三小时内刷完100本书，感觉像是把需要精心阅读的好书当作抹一下就可以放回盒子的化妆品，未免过于轻慢。而观看直播“刷

书”，刷的只是“学富五车”的感觉——好比“买不起奢侈品的人对各大名牌特征倒背如流”进而产生的“仿佛拥有”的错觉。跟着直播刷过的书，仿佛自己读过一样，刷的与其说是书还不如说是“有知识”“爱阅读”的感觉，实际上是在为“知识焦虑”买单……有学者批评说，直播刷书，知识付费，与其说是忠于知识本身，不如说是知识背后的生意才是更重要的驱动力。

处在一个令人眩晕的速度时代，我们的生活常常紧张、急促，精神生活也愈加趋向“速度化”。除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外，当代人

很少有空闲时间去发掘自己的能力，也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每件事都必须立即使我们满意，即便是精神文化生活也必须服务于我们的短暂的快乐。3小时快速“刷”完148本新书，迎合了这种心理，与那些流行的“快读”“速读”“速成”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信息快餐化”“阅读快餐化”，让我们的思维变得简单化、幼稚化，放弃了深入思考、抽象领悟理性精神的训练，对阅读不再进行心灵的品味，跟作者没有灵魂的交流、精神的对话，一切以实用、实效为原则。功利目的阅读，取代了提升人文精神和升华生命品质的阅读。

应该说，罗振宇对书的理解和判断肯定远远超过薇娅等顶流网红直播，但这样的快速刷书达不到知识传播的目的。读者也应该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把文化精神的“判断力交给主播们”。